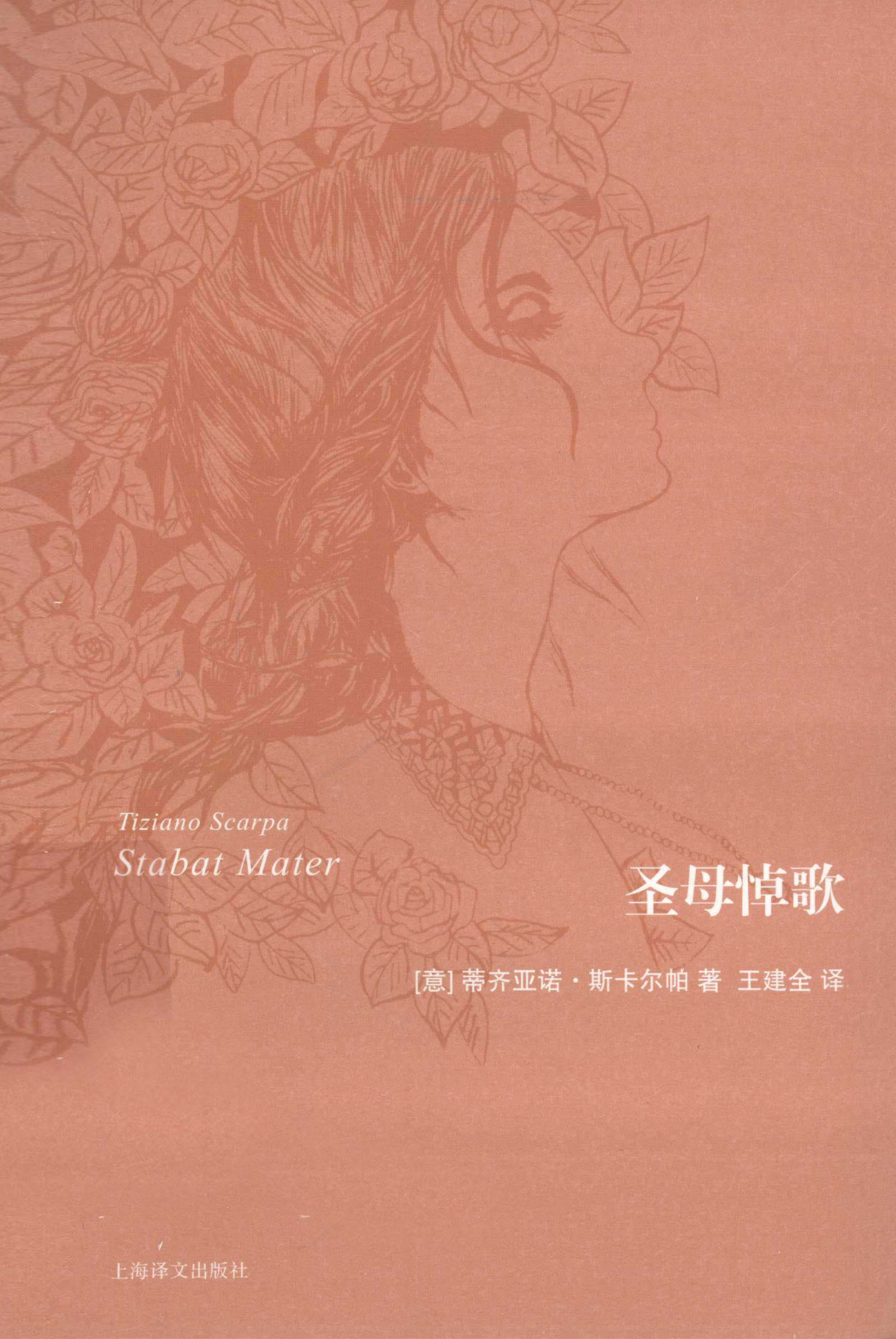




Tiziano Scarpa
Stabat Mater

圣母悼歌

[意] 蒂齐亚诺·斯卡尔帕 著 王建全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圣母悼歌

[意] 蒂齐亚诺·斯卡尔帕 著 王建全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母悼歌/(意)斯卡尔帕(Scarpa, T.)著;王建全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2.10

ISBN 978-7-5327-5854-8

I. 圣… II. ①斯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意大利—现代

IV. 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14585 号

Tiziano Scarpa

STABAT MATER

©2008 Giulio Einaudi Editore S. p. A, Torin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.

图字:09-2011-361 号

圣母悼歌
Stabat Mater

Tiziano Scarpa
蒂齐亚诺·斯卡尔帕 著
王建全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责任编辑 李月敏
装帧设计 丁威静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59,000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854-8/I·3464

定价:26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021-65418000

母亲夫人，夜深了，我从床上爬起来，到这里给您写信。也是为了换换心情，因为像以往一样，在这个夜晚，痛苦又一次侵袭了我。它已经变成一只怪兽，熟悉的怪兽，我非常清楚如何才能战胜它。我已经成了应对自己绝望的专家。

我是我自身的疾病，也是解药。

苦苦的思绪如潮水汹涌而来，扼住我的咽喉。但重要的是马上认出它，反抗它，不要留给它时间让它侵占你的整个头脑。这黑色毒液如海潮快速蔓延，覆盖一切。鱼儿张大嘴巴漂在水面，奄奄一息。看，又漂上来一条，它努力地争取最后一口空气，之后，死去。这条鱼就是我。

我在岸上注视着，看着自己死去，双脚已被这黑色的毒液浸湿。

又一条快要死去的鱼漂到了水面，它是对于我所犯过失的思索，这条鱼还是我，我又要死去一次了。

为什么要逃到水面？最好是死在水底。我被拖入水底。感觉被水淹没。底下一片漆黑。

然后，我又重新回到岸边，站在那里，依旧是我，活着的我，看着那有毒的大海和一直蔓延到天边的黑色，海面上漂着密密麻麻张大嘴巴的死鱼。是我，这些鱼都是我，一千次，一千条要死的鱼，我一直连续不断地死去，从来无法逃脱死亡。海水蔓延，上涨，那有毒的海水，黑色的海水。

我就是那条双眼已经混浊、漂到水面等死的鱼。看着头顶的

天空,那青黑色的天际,黑色的云彩,就好像海天交换了位置,大海翻转到了天空,天空密布的黑云就好似静止、模糊的海浪。

我望见了一座小岛,海岸尽头站着一个女孩,张望着四周。她注视着我,看着我死去而无能为力,这个女孩就是我。

为我做些什么啊,岸上的女孩,为你自己做些什么。不要就这样让自己为内心的感受而痛苦不已。无论你转向哪里都会看到你的过失。黑色的海水蔓延,里面都是死鱼。反抗,不要就此屈服。

动作要快,在我被完全淹没之前,只要我的头脑中还有那一个小小的角落,让我能够看清发生在她身上的事。必须要用所有的力量把她拖离那里,拉回到那个角落里,那个依旧能够做出决定,依旧能够说出“我”的角落里。

我不是这团烂泥,我还可以抗争。我很坚强,不想让自己融化

在这黑色的毒水当中,我不是我眼中看到的这种死亡,不想吞下这海水,不想让这黑暗进入身体而从世上消失。

我还在,在某个地方,在这里,远离这些侵蚀,痛苦还没有完全占有我,还有一个能够让我躲藏并且说出“我”的角落。

如果我依旧能够这么做,那这个晚上我就算得救了,我可以坐起来,离开痛苦的床铺,来到这里给您写信。

母亲夫人,就算是为了换换心情,今天晚上我依旧睁大双眼,注视着天花板。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天花板,因为我上面是马达莱娜的床铺。在这个地方,我们都是睡在排列好的床铺上面,它们就像壁橱一样固定在墙壁上。那些睡在下铺的女孩头顶有一个好像属于自己的天花板,实际上那只是上面床铺的床板而已。

所以,我的天花板就是马达莱娜的床板。天花板很矮,伸出手

臂就能够碰到。我当然不会那么做,因为我已经太了解自己了:我太粗心大意。有一次,我在想别的事情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抬起手臂。我的指尖碰到了上面的床板,毫无意识地把上面的碎木掀了下来,然后同样心不在焉地开始用指甲抓床板。

“你想干什么?”马达莱娜突然问我,从上面把整个头探出床边。她吓了我一跳。黑暗中,我只能模糊辨认出她那蓬乱头发的轮廓,就好像许多条黑色的蛇。

“想跟我说什么吗?”她问我。我什么也没说,我真的没有话要跟她说。

我没有话要对任何人说。在这里,我不是任何人的朋友。

原谅我吧,我正在跟您讲一些完全无关紧要的琐事。床板上的碎木!我感到羞愧,母亲夫人,我请求您的宽恕。但我总得从什么地方开始吧,您对我一无所知,完完全全一无所知。

当痛苦袭来时——几乎每个夜晚都是如此——总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不赖在床上。于是我爬起来，到这儿来找您。夏天，冬天。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从被子里钻出来，我感觉很舒服，所有的忧郁就好像桶里的水一下子被冻成冰一样一扫而空。着凉也不要紧。我的身体已经习惯了这些冰冷的漫漫长夜。这总比躺在温暖但有毒的床上、被痛苦的思绪折磨要好。我沿着楼梯爬到这上面，坐在最高一级的台阶上，倚在墙边，从墙上渗透出的热量已足以温暖我。这是我的秘密基地。每次来这儿我都戴上一件披巾，让别人认不出来，这让我想到了您，母亲夫人。我的缕缕思绪包裹住了我，您能感觉到吗？

我抬起胳膊，用手摸着上面的床板，掀下一小块碎木，用指甲抓那粗糙的表面。一颗脑袋从床边探了出来，这颗脑袋上长满了黑色的蛇而不是头发。

“什么事，你在叫我吗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我问它。

“我是你的死亡。”长满蛇的头回答说。它的声音很温柔。

“你会陪我吗？”我问它。

“你要我把你带走吗？”

“如果对你来说可以的话，我现在还不想死。”我跟它说。

“那你要什么？”这颗头继续耐心地用温柔的声音跟我说。

“我想让你一直留在我身边。”

“那你想让我们谈些什么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对它说。

“我的话不多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而且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”长满了蛇的头说。

“只要你在你身边就够了。”

“在你身边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让你帮我永远不要忘记你。”

母亲夫人，您记得我吗？您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？我自我介

绍一下,我是切齐丽娅。您喜欢这个名字吗? 您会怎么叫我呢?
当您把我容纳在您身体里的时候,您想过给我起一个名字吗?

(“当我在您的肚子里短暂停留的时候”,我本想如此写道。)

是啊,我是黑暗最好的朋友,但我并不以此为荣,一点也不。
我情愿用这同黑暗的亲密来交换几个小时的睡眠,来恢复我的精神,给自己一些平静。我没法告诉您我是何时养成深夜起床的习惯的,但有一件事我非常肯定:我对于自己的第一个记忆,那最久远的记忆,就是黑暗。就是这样,毫不夸张,我关于儿时的最初记忆就是睁开双眼看到的黑暗。可以说我的童年不是别的,就是连续不断的黑暗。我这么说并不是跟您抱怨,也不是为了让您难受。就是如此,仅仅如此而已。

母亲夫人,您从来没有想过我吗? 您从来没有想象过我人生最开始的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吗? 如果您想要知道真实情况的话,

那您必须想象一个在黑夜中睁大双眼、备受痛苦折磨的小女孩。

您并不用以为我所害怕的是黑暗。也不是静寂。在这个地方,从来没有绝对安静的时刻。白天的时候,房间里都是喧哗声和音乐声。到了晚上,能够听到熟睡女孩们的呼吸声。每个女孩睡觉的时候都有自己独特的呼吸方式,而对于我来说,当没有其他痛苦折磨的时候,我倒是很愿意花一整个晚上的时间来区分她们各自的呼吸声。有些女孩甚至打呼噜,但这并不让我讨厌。每个女孩在晚上都有自己的个性,而且常常和她们白天表现出的相矛盾。

到了早晨,阳光会催开每一张面孔,就像花儿一样。

睡觉的时候,马达莱娜的呼吸总是很粗,对于她来说,休息一定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,而在白天的时候,她的脚步很轻,说话声音也很弱,很愿意笑。也许她在做着很辛苦的梦,白天能够避免的

一切却都在这些梦里发生了。

黑暗中躺在自己床上的时候,我时不时会听到远处传来的轻轻的噼啪响声,也不知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。这个声音好像正是为了提醒我,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巨大、结构复杂的建筑物,这里有很多大厅和大小不一的房间,那些楼梯就好像房间之间挖出的坑道一样,建筑内部空洞得如同深渊,交错盘旋的台阶就悬在这深渊之上。

我试着想象这响声在传到我耳朵之前所经过的路径,它爬上楼梯,穿过走廊,钻进缝隙,穿过紧锁的大门。声音,即使是那些最古怪的声音,对我来说都是种慰藉,因为它们能让我从思绪中分神。竖起耳朵,用心倾听,我远离了自己。

声音是我外在的思绪,是停留在我身体外面的思维的一部分,远离我。它们是更广大的一个我。

您想知道当我不舒服的时候都想些什么吗？我也说不清楚。
我会感觉迷失，彻底的迷失。在那些时候，我必定无所适从，一切
都是痛苦。

“你不应该如此痛苦，”长满黑蛇的头对我说。

“那我应该怎么做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你觉得对于我来说，死亡会更好一些吗？”我问它。

“可能吧。试着想象一下死去的你。”

“要怎么想？”

“用你觉得合适的方法。”

“我看到了一个静止、冰冷的身体。”

“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那个身体的外面，某个地方，空中。我还没想好。”

“这样不行。你只是换了个地方而已。你要从内心来想象死
去的你。”

“就是说我要想象自己已经没有想象的能力了?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这不可能。”

“如果做不到的话,那你就放弃吧。去给你亲爱的妈妈写信吧,去吧。”

“可是你……你!”

我又叫了它好几次,小声地,但是长满蛇的头都没有回答。

有些时候,黑暗中,我似乎看到有什么东西飘在我的头顶,像一个长满刺的圆球,一个完全被长长的针刺覆盖的硬球,就像一只刺猬,但是是石头做的。在我看来,这个东西就是生命,我的生命,是痛苦。

母亲夫人,我学会了,当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——每天晚上都会遇到——绝对不能躺在床上折磨自己,我要起来,来这里找您。

我轻轻地走出房间，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，钻进一个几乎只有我一个人找得到的密道，爬上一小段楼梯，来到一个平台上，它就在一扇紧锁的小门下面。这只是楼里面诸多楼梯中的一个。我坐在最上面的台阶上。冬天的时候就靠着墙，墙里面有炉子的烟道，所以砖头都是热的。我坐在这楼梯的最上面，直到痛苦离我远去。我感觉身体下面的楼梯一直深陷到地下的无底深渊。我紧紧抓住楼梯栏杆，以免自己也跌入其中。

您知道，在所有的这些年头里，我的双手抓住这些冰冷金属时攥得有多紧吗？如果有人给我一些黏土，让我重新做出这些栏杆，我闭着眼睛都可以做出一模一样的来。我记得它们的形状，装饰在上面的用铁做成的小树叶有些锋利。

我刚刚写了蠢话。怎么会有人要我用黏土做栏杆呢？我知道那些金属的树叶有什么用呢？我记住世上所有的细节又有什么用呢？

母亲夫人，您一定要耐心待我，我脑子里总会有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但是，生活在这里就是如此，同样的事情一直在重复，我们也渐渐熟悉了许多的细枝末节。

手指总是在触碰着同样形状的镶嵌在楼梯栏杆上的金属叶片。每天早上从教堂去饭厅时总是会踩到同一块坏掉的地砖——二楼第一条走廊的第三块地砖。总是看到大厅门上黄铜把手的缺口。

母亲夫人，我是多么愚蠢啊。您对我还一无所知，而我却在这里忘乎所以地跟您讲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。您猜我想起了什么？那还是我小的时候，大概七八年前吧。我的一颗牙齿松动，在嘴巴里晃来晃去，就是上面的一颗门牙。我的伙伴们跟我说，我应该找一根细绳，或者用三根长头发编成一根细线，一头绑住牙齿，另一头系在门把手上，然后突然把门关上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但我不想那么做。我拔掉了一根头发，做成细线，但是又想了想，把它放在唇